

國史講義

一九四四秋訂

國文講義

國文法六則

一 辨格

文章之用，不外說理紀事述情三者。其為類甚多，文選及吾家惜抱公古文辭類纂，曾氏經史百家雜鈔，所分不同。今姑以惜抱公所分者言之，亦十有三類，固不可以理事情三者截然分屬。然大概論之，則「論辨」「序跋」「詔令」「奏議」「書說」「箴銘」「六類」說理之分數較多，「傳狀」「碑誌」「雜記」三類，記事之分數較多，「贈序」「辭賦」「贊頌」「哀祭」四類，述情之分數較多，先辨其用，再觀其格，自能動手。

二 命意

凡一題，必有一題緊要之處。我從此處定一宗旨，即所謂命義也。通篇文字眼光，都要注於所命之意。無論題前、題後，正面、反面，對面，旁面，或引證，或譬喻，無非為我此意而設，如獅子搏球，如雞伏卵，如矢射的，如舟運舵，文雖百變，語不離

桐城姚 羣維崑講授



MG  
H1  
7

宗，如此乃有歸宿，自不患通篇不一線到底，但命意有二，有普通之命意，有別裁之命意，何謂普通命意，其所言不必異乎同然之心理，而人能見之，不能發之，我則出以清思健筆，使閱者驚喜，又細接之，又皆人人意中所欲言是也，何謂別裁命意，我有獨見，不與衆同，如古書中載周成王以桐葉封弟，及唐太宗縱囚事，古來儒者，未嘗非之，而柳子厚歐陽永叔，獨以爲無其事，此類古人文集中甚多，初學作文，能將普通命意，發揮詳盡，此所謂中鋒文字也，但欲制勝，則非別裁命意不可，別裁者世所謂偏鋒文字，多係翻前人已定之案，非筆鋒犀利，必不足自圓其說，故命意不確，反不如中鋒爲隱，作者須自權之。

### 三布局，

文無一定之意，亦無一定之局，古人云，用兵之妙，在乎一心，吾謂布局之巧，亦在乎一心，同一用正面，反面，旁面，對面也，或用之於前，或用之於後，斷不能干手雷同，作刻版文字，但就我所作之文言之，則須經營布置，有首有尾，波瀾雖闊，却非井有條，若文到老境，其段落似不分明，儘有迷離不可測之處，然細接之，實未嘗

不分明 若在初學，尤當以段落分明爲主。

#### 四行氣，

魏文帝與論云：文以氣爲主，韓退之答李翊書云：氣盛則言之長短。與聲之高下。皆宜。蘇子田上韓太尉書云文者，氣之所形。氣也者，文章靈滯之所由分。實亦生死之所由分也。但欲氣盛，則有本原焉。涵養興趣是也。蓋胸趣異乎流俗，則浩然之氣生矣。其工夫一在積理。一在熟讀古人之文。因聲調以求其氣。此在初學似難驟曉，然不略知此意，縱使命意確當。布局整齊，而不鋪直叙，提不起，鼓不動，無勢無力，譬如刻木作人，翦彩爲花，形式具而精神亡，豈能使閱者爲之歌泣舞蹈，而不能自己乎。

#### 五用筆，

用筆之妙有二。一曰條暢。一曰簡潔。條暢之文，雖千萬言而不嫌其長，闕賈誼陳政事疏。王安石蘇若兩萬言書，何嘗有一語之繁冗乎。簡潔文字，雖百餘字亦不嫌其短，閔韓愈說馬說。顧季生壁。女挈壙誌。柳宗元讀諸子。王安石三經義序。讀孟嘗君

傳。咫尺中有無限煙波。何嘗覺其枯索乎。二者須相題之大小爲之。應詳者。不能削之使略。本小者。不能張之使大。此外尙有數端。曰貴精悍。忌軟弱。曰貴老辣。忌嫩稚。曰貴挺拔。忌平沓。曰貴飄忽。忌重滯。曰貴變化。忌方板。曰貴曲折。忌直率。曰貴有遠致。忌無餘味。曰貴圓適。忌亂雜。

六撰詞。

詞與筆不同。筆謂筆陣。非但指一字一句言之。詞有二。一曰造句。一曰鍊字。造句之法。或取整齊。或取變化。如用排句。長短均勻。此整齊之說也。然多數排。則有不能不變化者。如韓退之原道。爲之君爲之師以下。連用十七爲之字。而不嫌重複者。正以善轉換也。然須奇偶相生乃妙。若全用奇而無偶。則難條暢。全用偶而無奇。又難靈活。此當於讀文時用心求之。則作文自有斟酌。至於鍊字。初學不必俱求奇古。然實字須令貼切。虛字須令肖反正語勢。大抵虛字難於實字。太少則氣不融貫。太多必致軟弱。此不可不知也。

又淺語十四則

文有正面。

如作孝論。便說爲子當孝。悌論便說爲弟當悌是也。此層最忌呆說。若無真正見識。難以出色、且不容易條暢。

有反面，

反面。乃正面之反對也。如孝論，便說不孝的如何不是，悌論，便說不悌的如何不是也，乃借反面以形容正面。

有對面，

對面乃是就我相對之面說之，如說孝是爲子之事，便就爲父之慈說之，是爲子之對面也。如說悌是爲弟之事。便就爲兄之友言之。是爲弟之對面也。

有旁面，

旁面者。旁邊各面是也。如語孝。則友悌忠信各門。均是旁面。

有前面，

此乃說明題前之意。所謂發源處也，如說孝。便說所以當孝之故，乃因哀哀父母，生

我劬勞，是以不能不孝也。說悌，便說所以當悌之故，乃由同氣連枝。是以不得不悌也，又有虛籠全篇大意，發在前面，却將實處留於後者，所謂先虛後實也。

有後面，

此乃說題之後面，所謂歸宿處也，多半就效驗上。或辦法上說，如說孝悌有許多好處，不孝悌有許多不好處，是效驗也。如說今事父母者應如何，待兄弟應如何，是辦法也。又有推開到旁處者，或轉旋題中不足之處者，亦往往用在後面。

有進一層，

此於本題之意，或加深一層。或加高一層，正所以發透本題也。如本題只說口體之孝，我乃說口體尚不足言孝，必要養志方可爲孝，或本題只說讓錢財之悌，我乃說讓錢財，尚不足言悌，必要化之以道德，方可爲悌，此深一層說法也，若說雖元首必有父，雖官長必有兄，在上位者。且不能不孝悌，而況在下位者，此高一層說法也。二者皆進一層。

有退一層，

此於本題之意，或較淺一層，或較低一層，正所以墊起本題，如本題說顯親揚名爲孝，我乃說平居尙不能服勞，況能父配天如周公乎，或本題說讓爵爲悌，我乃說平居尙不能有無相通，況能輕視千乘之國如季扎乎，此淺一層說法也，若說羔羊跪乳，烏鴉反哺。鹿食萍呼羣。鴻雁飛有行列。鳥獸尙能知孝知悌，而況人乎，純其藝黍稷。奔走事厥考厥長。肇牽車牛遠服賈。用考養厥父母，小民尙能孝，年以倍，則父事之，十年以長，則兄事之，頌者不負戴於道路。小民又且知悌，而況士君子乎，此低一層說法也，二者皆退一層。

有開合

開是縱筆。合是擒筆。如孟子，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，此上句是開，其下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。亦非也。等句是合，「於齊國之士，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」此二句是開。其下「雖然，仲子惡能廉」等句是合，司馬相如諡巴蜀檄「得豈樂死惡生，非編列之民，向與蜀巴異主哉，」此三句是開。其下，「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，而樂盡人臣之道也，」等句是合，又有用翻筆駁難本意以爲開者，如韓退之爭臣論，「或曰吾非



若此也，「以下連用幾個或曰。便是若回答處，即是合也。

有賓主。

賓是陪說。主是正位，如孟子說告子，却引北宮黝孟施合作陪，說孔子。却引伯夷伊尹柳下惠作陪。陪者，賓也，其所注重之人與事則主也，蘇子由上韓太尉書，本欲見韓魏公。乃先說山川宮闕以墊出人物，及說到人物，又先說歐陽公，以墊出韓公，亦是如此，范文正公嚴先生祠堂記。本是贊子陵。乃以光武伴說，光武即子陵之賓，周子愛蓮說。本是贊蓮花。乃以牡丹菊花伴說，二花即蓮之賓，歐陽有美堂花。又以吾處名勝。墊出錢唐，以錢唐各名勝。墊出美堂。至於在反面而尋賓者，如說此人此事不好。而引他人做得好來說，此類文章中亦多。

有單行

單行者一直說下，無並舉之意，亦無並舉之句是也。

有排偶

排偶者，兩兩並舉，有兩層之排偶，有三層四層五六層之排偶，有句子之排偶，有整

段之排偶，今略舉例於下。

甲·句子之排偶。

「人則孝，出則弟，」「爲人謀，而不忠乎，與朋友交，而不信乎，傳不習乎」  
「君子懷德，小人懷土，君子懷刑，小人懷惠」富與貴。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  
道得之。不處也。貧與賤，是人之所惡也，不以其道得之。不去也。

乙·整段之排偶。

「今王樂鼓於此……至第二個與民同樂也」「若有一個臣……至亦曰殆哉。」韓  
退之原毀，全篇多用排偶，有句字，有整段，可細味之。

有引證。

引證之法有四，一曰引古人之事證本題。二曰引古人之言證本題。三曰引古人之事古  
人之言相同者。是謂正面引證，四曰引古人之事，古人之言相反者，是謂反面引證，  
今舉例於下。

甲引古人之事。

「是故湯事葛，文王事昆夷，」「故太王事獯鬻。勾踐事吳，」昔者太王居邠一段。」

乙引古人之言。

如詩云。書云，傳曰，古人有曰言，某人曰之類均是也。

丙正面引證。

此類甚多，可自尋得出，不再舉。

丁反面引證。

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，湯是也，一段外，如昔者公劉好貨一段，昔者太王好色一段，又在正面反面之間，論其實，則劉公之好貨，太王之好色決非齊王一樣，是反面也，而文乃從好貨好色引來，又似正面，此可以意會也。

有譬喻。

譬喻者。此事不明。借他事以明之，多是懸空設想，不必實有此事，却不可不有此理。總要一說即明，忌腐，忌不切，今將譬喻分五種列於後。

甲，一句之譬喻。

猶緣木而求魚也，猶反手也，猶解倒懸也，是猶惡濕而居下也。

乙，兩排之譬喻。

如水益深，如火益熱，如竹苞矣。如松茂矣。蘇子瞻上帝皇書云、養貓所以捕鼠，不可以無鼠。而養不捕之貓，養狗所以防姦。不可以無姦，而蓄不吠之狗。

丙，整段譬喻。

請以戰喻一段，王知夫苗乎一段，李斯諫逐客書中間一段。

丁，連珠之譬喻。

如山如阜，如崗如陵，如川之方至，以莫不增，如月之恒，如日之升，如南山之壽，不騫不崩，如松柏之茂，無不爾承，韓退之送石處士序云，「若河決下流而東注，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，而王良造父爲先後也，若燭照數計，而龜卜也。」蘇東坡上帝書云，「人心之於人主也，如木之有根，如鐵之有膏，如魚之有水，如農之有田，如商賈之有財，木無根則槁，鐵無膏則滅，魚無水則死，農夫無田

則飢，商賈無財則貧，人主夫人心則亡。」

戊全篇之譬喻。

文選中有連珠一體，每篇只是一段譬喻，不說正義出來，韓退之龍說，馬說，亦然，此短篇也。漢杖乘諫吳王書，全篇是諫其勿造反，而正意未明言，反復譬喻。令人自明，此長篇也。

莊子馬駮篇(外篇)

案內篇命題。本於漆園。各有深意。如逍遙。齊物。等篇是也。外雜篇。則郭子依刪修。但摘篇首二字名之。如駢拇馬蹄。則陽外物等篇是也。

莊周

周。戰國時蒙人。嘗爲漆園吏，與梁惠王。齊宣王同時。其學無所不闢。然其要本於老子之言。故其著書十餘萬言。大率皆寓言也。自漢藝文志以來。皆列於道家。(考漢書藝文志。道家有莊子五十二篇。原注云。名周宋人。)唐天寶元年。詔號其書爲南華真經。

馬。驥可以踐霜雪。毛可以禦風寒。駘草飲水。翹足而陸。(一作陸)此馬之真性也。雖有義臺路寢。無所用之。及至伯樂。曰。我善治馬。燒之剔之。刻之維之。連之以羈縶。編之以卑棧。馬之死者十二三矣。饑之渴之。馳之驟之。整之齊之。前有楸飾之患。而後有鞭策之威。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。陶者曰。我善治埴。圓者中規。方者中矩。匠人曰。我善治木。曲者中鈎。直者應繩。夫埴木之性。豈欲中規矩鈎繩哉。然且世世稱之曰。伯樂善相馬。

而陶匠善治埴木。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。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。彼民有常性。織而衣。耕而食。是謂同德。一而不黨。名曰天放。故至德之世。其行填填。其視顛顛。當是時也。山無蹊隧。澤無舟梁。萬物群生。連屬其鄉。禽獸成群。草木遂長。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。鳥鵲之巢。可攀援而闕。夫至德之世。同與禽獸居。族與萬物并。愚乎知君子小人哉。同乎無知。其德不離。同乎無欲。是謂素樸。素樸而民性得矣。及至聖人。鑿竅爲仁。跣跂爲義。而天下始疑矣。澶漫爲樂。摘僻爲禮。而天下始分矣。故純樸不殘。孰爲犧尊。白玉不毀。孰爲圭璋。道德不廢。安取仁義。性情不離。安用禮樂。五色不亂。孰爲文采。五聲不亂。孰爲六律。夫殘樸以爲器。工匠之罪也。毀道德以爲仁義。聖人之過也。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。喜則交頸相靡。怒則分背相踶。馬知已此矣。夫加之以衡扼。齊之以月題。而馬知介倪闔扼。鸞曼詭銜竊轡。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。伯樂之罪也。夫赫胥氏之時。民居不知所爲。行不知所之。含哺而熙。鼓腹而遊。民能以此矣。及至聖人。屈折禮樂。以匡天下之形。縣跂仁義。以慰天下之心。而民乃始踴跂好知。爭歸於利而不可止也。此亦聖人之過也。

愛類

呂氏春秋「開春論」

仁於他物，不仁於人。不得爲仁。不仁於他物，獨仁於人，猶若爲仁。仁也者。仁乎其類者也。故仁人之于民也，可以使之無不行也。

神農之教曰。「士當有年而不耕者。則天下或受其饑矣。女有當年而不織者。則天下或受其寒矣。」故身親耕，妻親織。所以見致民利也。

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。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。非以要利也。以民爲務故也。人主有能以民爲務者。則天下歸之矣。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矣。選卒練士也。非必擊人之城郭。殺人之士民也。世上之王者衆矣。而事皆不同。其當世之急。憂民之利。除民之害同。

公輸般爲高雲梯。欲以攻宋。墨子聞之。自魯往。裂裳裹足。日夜不休。十日十夜而至于郢。見荆王曰。「臣北方之鄙人也。聞大王將攻宋。信有之乎。」

王曰「然」。

墨子曰。「必得宋。乃攻之乎。亡其不得宋。且不義。猶攻之乎。」

王曰。「必不得宋。且有不義。則曷爲攻之」。



墨子曰：「甚善。臣以宋必不得」。

王曰：「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。已爲攻宋之械矣」。

墨子曰：「請令公輸般試攻之。臣請試守之」。

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。墨子設守宋之備。公輸般九攻之。墨子九却之。不能入。故荆轲不攻宋。

墨子能以衛禦荆免宋之難者。此之謂也。

聖王通士不出於利民者無有。昔上古龍門未開。呂梁未發。河出孟門。大溢逆流。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。盡皆滅之。名曰鴻水。禹於是疏河決江。爲彭蠡之障。乾東土。所活者。千八百國。此禹之功也。勳勞爲民。無苦乎禹者矣。

匡章謂惠子曰：「公子學去尊。今又王齊王。何其到也」。

惠子曰：「今有人於此。欲必擊其愛子之頭。石可以代之」。

匡章曰：「公取之代乎。其不與」。

「施取代之。子頭所重也。石所輕也。擊其所輕。以免其所重。豈不可哉」。

匡章曰。「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，攻擊人而不止者，其故何也」。

惠子曰。「大者可以王。其次可以霸也。今可以王齊王，而壽黔首之命。免民之死。是以石代愛子頭也。何爲不爲」。

民寒則欲火，暑則欲冰。燥則欲溼，濕則欲燥。寒暑燥溼相反，其於利民一也，利民豈一道哉。當其時而已矣。

察今

上胡不法先王之法。非不賢也。為其不可得而法。

先王之法。經乎上世而來者也。人或益之。人或損之。胡可得而法。雖人弗損益。猶若不可得而法。東夏之命。古今之法。言異而典殊。故古之命。多不通乎今之言者。今之法。多不合乎古之法者。殊俗之民。有似於此。其所為欲同。其所為異。口啻之命不渝。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。人以自是。反以相誹。天下之學者。多辯言利辭。倒不求其實。務以相毀。以勝為故。先王之法。胡可得而法。雖可得。猶若不可法。

凡先王之法。有要於時也。時不與法俱至。法雖今而至。猶若不可法。故擇先王之成法。而法其所以為法。

先王之所以為法者。何也。先王之所以為法者。人也。而已。亦人也。故察已則可以知人。察今則可以知古。古今一也。人與我同耳。有道之士。貴以近知遠。以今之古。以其所見。知所不見。故審堂下之陰。而知日月之行。陰陽之變。見瓶水之冰。而知未下之寒。魚之藏也。嘗一臠。而知一鑊之味。一鼎之調。

荆人欲襲宋。使人先表澠水。澠水暴益。荆人弗知。循表而夜涉。溺死者千有餘人。軍驚而壞都舍。嚮其先表之時。可導也。今水已變而益多矣。荆人尙尤循表而導之。此其所以敗也。今世之主。法先王之法也。有似於此。其時已與先王之法懸矣。而曰此先王之法也。而法之以爲治。豈不悲哉。

故治國無法則亂。守法而弗變。則悖。悖亂不可持國。世易時移。變法宜矣。譬之若良醫。病萬變。藥亦萬變。病變而藥不變。嚮之壽民。今爲殤子矣。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。變法者因時而化。若此論。則無過務矣。

夫不敢議法者。衆庶也。以死守者。有司也。因時變法也。賢主也。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舉。其法皆不同。非務相反也。時勢異也。故曰。「良劍期乎斷。不期乎鏤鏑。良馬期乎千里。不期乎驥騫。」夫成功名者。此先王之千里也。

楚人有涉江者。有劍自舟中墜於水。遽契其舟。曰。「是吾劍之所從墜。」舟止。從其所契者。入水求之。舟已行矣。而劍不行。求劍若此。不亦惑乎。以此故法爲其國。與此同。時已徙矣。而法不徙。以此爲治。豈以難哉。

有過於江上者。見人方引嬰兒，而欲之投江中。嬰兒啼，人問其故。曰。「此其父善游，其父雖善游，其子豈遽游善哉。此任物亦必悖矣。荆國之爲政，有似與此。」

韓非子說難篇

戰國之時。競上游說。故韓非作此篇以明爲說之難。用意悲愴。精文精悍。洵爲千古獨絕。太史公作韓非傳。於說難反覆致意。且全錄其文於傳中。蓋好之至矣。然韓非原文。猶有枝葉。未盡刊落。史記稍加刪節。勁爽益增。今依史記定本。

韓非

非周戰國時。韓之諸公子。與李斯俱事荀卿。善刑名法術之學。爲法家之祖。著書曰韓非子。凡二十卷。五十五篇。此其第十二篇也。

凡說之難。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。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。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。凡說之難。在知所說之心。可以吾說當之。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。而說之以厚利。則見下節而遇卑賤。必棄遠矣。所說出於厚利者也。而說之以名高。則見無心而遠事情。必不收矣。所說陰爲厚利。而顯爲名高者也。而說之以名高。則陽收其身。而實疏之。說以厚利。則陰用其言。而顯變其身。此不可不察也。夫事以密成。語以泄敗。未必其身之泄也。而語及所畏之事。如是者身危。貴人有過端。而說者明言善議。以推其惡意。則身危。周澤未溥

也。而語極知。語行而有功。則德亡。說不行而有敗。則見疑。如是者身危。夫貴人得計。欲自以爲功。說者與知焉。則身危。彼顯有所出事。而自以爲它故。說者與知焉。則身危。彊之以其所必不爲。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。故曰與之論大人。則已爲閒已。與之論細人。則以爲嚮權。論之所愛。則以爲借資。論其所憎。則已爲營已。徑省亦辭。則不知而謂之。汎濫博文。則多而久之。順事陳意。則曰怯懦而不盡。慮事廣肆。則曰草野而倨侮。此說之難。不可不知也。(以上爲第一段。乃陳爲說之難) 凡說之務。在知飾所說之所數。而滅其所醜。彼自知其計。則毋以其失窮之。自勇其斷。則毋以其敵怒之。自多其力。則毋以其難概之。規異事與同計。譽異人與同行者。則以飾之無傷也。有與同失者。則明飾之無失也。大意無所拂悟。辭言無所擊排。而後申其辯知焉。此所以親近而不疑。知盡之難也。得曠日彌久。而周澤既溥。深計而不疑。交爭而罪。迴明計利害。以致其功。直指是非。以飾其身。以此相持。此說之成也。伊尹爲庖。百里奚爲虜。皆所由于其上也。故此二子者。皆聖人也。豈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汚也。則非能仕之所恥也。(以上爲第二段。言爲說之所常務。以下更設論以明之) 宋有富人。天雨墻壞。其子曰。不築且有盜。其鄰人之父亦云

。暮而果大亡其財。其家甚知其子，而疑鄰人之父，昔者鄭武公欲伐胡，乃以其子妻之。因聞羣臣曰，吾欲用兵。誰可伐者。關其思曰，胡可伐。乃戮關其思。曰胡兄弟之國也。子言伐之何也。胡君聞之。以鄭爲親已。而不備鄭。鄭人襲胡取之。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。然而其者爲戮，薄者見疑。非知之難也。處之則難矣。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。衛國之法，竊駕君車者。罪至別。旣而彌子之母病。人聞往夜告之。彌子矯駕君車而出。君聞之而賢之曰。孝哉。爲母之故。而犯刑罪。與君遊果園。彌子食桃而甘。不盡。而奉君。君曰愛我哉。忘其口而念我。及彌子色衰而愛弛。得罪於君。君曰是嘗矯駕吾車。又嘗食我以餘桃。故彌子之行。未變於初也。前見賢而後獲罪者。愛憎之至變也。故有愛於主。則知當而加親。見憎於主則謫當而加疏。故練說之士。不可不察愛憎之主。而後說之矣。（以上爲第三段。引三事以見人情之變。益明爲說之難）夫龍之爲蟲也。可擾狎而騎也。然其喉下和逆鱗徑尺。人有嬰之。則必殺人。人主亦有逆鱗。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。則幾矣。（以上取喻作結。燕然掉轉首段意。以爲一篇歸宿）



詩歌選

詩歌類者。蓋以言志。所謂有韻之文也。周太師授六詩。曰風。曰賦。曰比。曰興。曰雅。曰頌。風出於德性。雅出對法度。頌出於功業。三者詩之體也。直述其事而陳之謂之賦。以其類而況之謂之比。以其感發而比之謂之興。三者詩之用也。孔子曰。不學詩。無以言。則詩亦言語文學之本也。吾家惜抱公選古文。不列詩歌。蓋以吟詠之作。自有專家。且卷帙浩繁。勢難兼及。其舍之無傷也。厥後惜抱公弟子。梅伯言氏之古文辭略。詩文并收。其亦選文選之舊者也。

杜甫

杜甫唐襄陽人。字子美。諱言之孫。居杜陵。少貧。舉進士不第。玄宗時。以獻詩。得待制集賢院。肅宗時爲左拾遺。因事被黜。羣起爲工部員外郎。年五十九卒。其詩涵渾汪洋。千態萬狀。元稹謂詩人以來。未有如子美者。即如後代。宋人多講性情。而不重體格。極其弊也。是委巷之歌謠也。明人專講體格。而不求自達其性情。極其弊也。是優孟之衣冠也。若少陵詩。憲章漢魏。取材六朝。正無一語不自真性情流出。無論義篤國家。不忘忠愛。

凡關及夫妻、兄弟、朋友、諸作。無不切摯動人。所以能繼跡風雅也。

### 石壕更

暮投石壕村。有吏夜捉人。老翁踰牆走。老婦出門看。吏呼一何怒。婦啼一何苦。聽婦前致詞。三男鄴城戍。一男附書至。二男新戰死。存者且偷生。死者長已矣。室中更無人。惟有乳下孫。孫有母未去。出入無完裙。老嫗力雖衰。請從吏夜歸。急應河陽役。尤得備晨炊。夜久語聲絕。如聞泣出咽。天明登前途。獨與老翁別。

### 新婿別

兔絲附落靡。引蔓故不長。嫁女與征夫。不如棄路旁。結髮爲妻子。席不煖君床。暮婚晨告別。無乃太匆忙。君行雖不遠。守邊赴河陽。妾身未分明。何以拜姑嫜。父母養我時。日夜令我藏。生女有所歸。雞犬亦得將。君今往死地。沉痛迫中腸。譬欲隨君云。形勢反蒼黃。勿爲新婿念。努力事戎行。婦人在軍中。兵氣恐不揚。自嗟貧家女。久致羅襦裳。羅襦不復施。對君洗紅粧。仰視百飛鳥。大小必雙翅。爲事多錯迕。與君永相望。

### 無家別

一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卷

國文詩  
寂寞天宵後。闌廡但蕭瑟。我里百餘家。世亂各東西。存者無消息。死者爲塵泥。賤子因陣敗。歸家尋舊蹊。久行見空巷。日瘦氣慘悽。但對狐與狸。豎毛怒我啼。四鄰何所有。一二老寡妻。宿鳥念本枝。安辭且窮棲。方春獨荷鋤。日暮遠濯畦。縣吏知我至。召令習鼓鞮。雖從本州役。內顧無所携。近行只一身。遠去終轉迷。家鄉旣盪盡。遠近理亦齊。永痛長病母。五年委溝谿。生我不得力。終身兩酸嘶。人生無家別。何以爲蒸黎。

兵車行

車轆轤。馬蕭蕭。行人弓箭各在腰。耶孃妻子走相送。塵埃不見咸陽橋。牽衣頓足攔道哭。哭聲直上干雲霄。道旁過者問行人。行人但云點行頻。或從十五北防河。便至四十西營田。去時里正與裏頭。歸來頭白還戍邊。邊亭流血成海水。武皇開邊意未已。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。千村萬落生荆棘。縱有健婦把鋤犁。禾生隴畝無東西。况復秦兵耐苦戰。被驅不異犬與雞。君者雖有問。役夫敢申恨。且如今年冬。去休門西卒。縣官急索租。租稅從必出。信知生男惡。反是生女好。生女猶是嫁比鄰。生男埋沒隨百草。君不見青海頭。古來白骨無人收。新鬼煩冤舊鬼哭。天陰雨濕聲啾啾。

哀江頭

少陵野老吞聲哭。春日潛行曲江曲。江頭宮殿鎖千門。細柳新蒲爲誰綠。憶昔霓旌下南苑。苑中萬物生顏色。昭陽殿裏第一人。同輦隨君侍君側。轡前才人帶弓箭。白馬嚼齧黃金勒。翻身向天仰射雲。一箭正墜雙飛翼。明眸皓齒今何在。汚血遊魂歸不得。清渭東流劍閣深。去住彼此無消息。人生有情淚沾臆。江水江花豈終極。黃昏胡騎塵滿城。欲往城南望北城。

詩歌類

高適

高適。唐渤海人。字達夫。玄宗時。舉有道科。累官蜀彭州刺史。刑部侍郎。左散騎常侍。年五十始爲詩。氣質自高。與王昌齡王之渙齊名。每一篇出。好事者。輒傳布。有高常侍集十卷。

邯鄲少年行

邯鄲城南游俠子。自矜生長邯鄲裏。千場縱博家仍富。幾處報仇身不死。宅中歌笑日紛紛。門外車馬如雲屯。未知肝膽向誰是。令人却憶平原君。君不見今日交態薄。黃金用盡還疎索。以茲感嘆辭舊遊。更於時事無所求。且與少年飲美酒。往來射獵西山頭。

人日寄社二拾遺

人日題詩寄草堂。遙憐故人思故鄉。柳條弄色不忍見。梅花滿枝空斷腸。身在南番無所預。心懷百憂復千慮。今年人日鬱相憶。明年人日知何處。一臥東山三十春。豈知書劍勞風塵。龍鐘還忝二千石。媿爾東西南北人。

賦得還山吟送沉四山人

還山吟。天高日暮寒山深。送君還山識君心。人生老大須恣意。看君解作一生事。山間偃仰無不至。石泉淙淙若風雨。桂花松子常滿地。賣藥囊中應有錢。還山服藥又長年。白雲勸盡杯中物。明月相隨何處眠。眠時憶問醒時意。夢魂何似相周旋。

漢書藝文志詩賦論

傳曰：『不歌而誦謂之賦。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。』言感物造詣，材智深美，可與圖事，故可以爲列大夫也。

古者諸侯卿大夫，交接鄰國，日微言相感，當揖讓之時，必稱詩以諭其志，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。故孔子曰，『不學詩無以言也』。春秋之後，周道衰壞，聘問歌詠，不行於列國，學詩之士，逸在布衣，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。大儒孫卿，及楚臣屈原，離譏憂國，皆作賦以風，感於惻隱古詩之義。

其後宋玉唐勒滅漢興枚乘司馬相如，下及揚子雲，競爲侈麗宏衍之詞，沒其風諷之義，是以揚子雲悔之曰，『詩人之賦麗以則，詞人之賦麗以淫，孔子之門人用賦也，則賈誼登堂，相如入室矣，如其不用何，』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，於是代趙之謳，秦楚之風，皆感於哀樂。緣事而發，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云。

復魯絮非書

桐城姚鼐頓首。絮非先生足下。相知恨少。晚遇先生。接其人。知爲君子矣。讀其文。非君子不能也。曩與陳魚門周書昌嘗論古今才士。惟爲古文者最少。苟爲之。必傑士也。況爲之專且善如先生乎。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。非所敢任。竊自幼迄衰。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。剽取見聞。加臆度爲說。非真知也。能爲文也。奚辱命之哉。蓋虛懷樂取者。君子之心。而誦所以正於君子。亦鄙陋之志也。

竊聞天地之道。陰陽剛柔而已。文者。天地之精英。而陰陽剛柔之發也。惟聖人之言。統二氣之會而弗偏。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。亦間可以剛柔分矣。值其時某人。告語之體。各有官也。自諸子而降。其爲文無弗有偏者。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。則其文如靈。如雷。如長風之出谷。如崇山隨巖。如決大川。如奔驟驥。其光也。如杲日。如火。如金鑠鐵。其於人也。如惡高遠視。如君而朝萬衆。如鼓萬勇士而戰之。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。則其文如昇初日。如清風。如雲。如霞。如煙。如幽林而潤。如淪如深。如珠玉之輝。如鴻鶴之鳴。而入於廊。其於人也。濔乎其如歎。邈乎其如思。喚乎其如喜。愀乎其如悲。觀其文。諷其音。



則其爲文之性情形狀。舉以殊焉。且夫陰陽剛柔。其本二端。造物者糅。而氣有多寡進絀。則品次億萬。以至於不可窮。萬物生焉。故曰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夫文之多變。亦若是矣。糅而備務可也。偏勝之極一。有一絕無。與失剛不足爲剛。柔不足爲柔者。皆不可以言文。今夫野人孺子聞樂。以爲聲歌絃管之會爾。苟善樂者聞之。則五音十二律。必有一當。接於耳而分矣。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。

宋朝歐陽曾公之文。其才皆偏於柔之文者也。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。曾公能避其所短而不犯。觀先生之文。殆近於二公焉。抑古人之學。其功力所能至者。陳理義必明當。布置取舍繁簡靡厚不失法。吐辭雅馴不蕪而已。古今至此者。蓋不數數得。然尙非文之至。文之至者。通苑神明。人力所不及施也。先生以爲然乎。憲寄之文。刻本固當見與。鈔本謹封還。然鈔本不能勝刻者。諸體中。書疏贈序爲上。記事之文次之。論辨又次之。稟亦竊識數語於其間。未必當也。梅崖集。果有逾人處。恨不識其人。郎君令甥皆美才。未易量。聽所好。竊爲之。勿拘其塗可也。於所寄文。輒妄認說。勿罪勿罪。秋暑。體中安適否。千萬自愛。七月朔日。

附錄後評

吾家惜抱公陰陽柔之說，自漢魏以迄元明，詞章家未有論及此者，洵爲卓識創論，然溯其源，似從周易賁卦柔來而文剛，分剛上而文柔，剛柔交錯天文也，文明以止，人文也，觀乎天文，以察時變，觀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，諸語得來，非無本也。其後潮鄉曾氏宗之，而又折爲大陽，少陽，太陰，少陰，四象，其論文家之得陽剛之美者，曰莊子，曰楊雄，曰韓愈，曰柳宗元，得陰柔之美者，曰司馬遷，曰劉向，曰歐陽修，曰曾鞏，其論各體所宜，謂陽剛者，氣勢浩瀚，陰柔者，韻味深美，瀚浩者，噴薄而出之，深美者，吞吐而出之，論著，詞賦，奏議，哀祭，傳志，叙記，宜噴薄，序跋，詔令，書牘，典誌，雜記，易吐吞，其一類中微有區別者，如哀祭，雖宜噴薄，而祭郊社，祖宗，則宜吞吐，詔令，雖宜吞吐，而檄文，則宜噴薄，書牘雖宜吞吐，而論事則宜噴薄，其論文境之妙，謂陽剛之美，莫要於雄，真，怪，麗，陰柔之美，莫要如姍，遠潔適，而各爲之贊，於雄字曰，劃然軒昂，盡棄故常，跌宕頓挫，捫之有芒，於直字曰，黃河千里，其體仍直，山勢如龍，轉換無迹，於怪字曰，奇趣橫生，人駭鬼眩，易玄山經，張韓互見，於麗字曰，青春大

澤·萬奔初葩·詩騷之韻·班揚之華·於茹字曰·衆義隔湊·吞多吐少·幽獨咀含·不求共曉·於遠字曰·九天俯視·下卑察蚊·寤寐周孔·落落冥羣·於潔字曰·冗意陳言·類字盡芟·慎爾褒貶·神人所監·於適字曰·心境兩閑·無營無待·柳記歐跋·得大自在·又嘗論文章·以氣象光明俊偉爲最難而可貴·如久雨初晴·登高山而望曠野·如樓俯大江·坐明窗淨几之下·而可以遠眺·如英雄俠士褻裘而來·絕無齷齪卑鄙之態·此三者·皆光明俊偉之象·文中有此象者·大抵得於天授·不關乎學術·自孟子韓子而外·惟賈生及陸敬輿蘇子瞻·得此氣象爲多·據此則光明俊偉·乃陽剛之勝境·孟賈韓固全得陽剛之美·而陸蘇殆其亞也·又言知道者·時時有憂危之意·其臨文亦然·仲尼稱易之興也·其於中古乎·作易者其有憂患乎·又曰·於稽其類·其衰世之意耶·蓋深有見於前聖之危心遠慮·而揭其不得已·而言之有故·即夫子之釋中字二·同人五·等七爻·咸四困二解上等十一爻之辭·抑何其惕厲而深至也·蓋飽經乎世變之多端·則常有跋前疐後之懼·博識乎義理盡·則不敢爲臆斷專決之辭·至自孟子好爲直截俊拔之語·已不能如仲尼謙謹·而況其下焉者乎·後世如諸葛武侯之書牘·紆徐簡遠·差明此義·而曾子固亦有婉轉思深之處

此外則詞與意俱盡，尚有謙謹之有哉，或詞之所至，而此心初未嘗置慮於其間，又焉知所謂憂危者哉，據此，則憂危謙謹，乃陰柔之勝境，南豐固全得陰柔之美，而諸葛公，蓋亦陰柔之類也——曾氏既析陽剛陰柔爲四象，復選文以實之，嘗受其目於吾鄉吳擊甫先生，其後擊翁刊示後道，且爲之跋曰，曾文正本姚先生之說，析爲四象，以氣勢爲太陽之類，趣味爲少陽之類，識度爲太陰之類，情韻爲少陰之類，武昌張廉卿先生又以二十字配陰陽，神氣勢骨機理，意識脈聲陽也，味韻格態情法詞度界色陰也，則充其類而盡之矣，——惜抱先生嘗狀文境云，當者立碎，「復陳東浦方伯書」曾氏又狀之云，「字字如履危石而下」，「與吳南屏書」，姚說似屬於陽剛，曾說似屬於陰柔，至惜抱公，又謂之文佳境，猶連萬鈞之鼎，如一鴻毛，「尺牘」此則兩種文并有之，蓋得陽剛之美者，氣勢必浩瀚，此蘇老泉評韓公文所以云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也，得陰柔之美者，韻味必深美，此老泉評歐公文所以云容與間易無艱難勞苦之態也，又案陽剛陰柔之分，才也，然惜抱先生謂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以濟之，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，此則輔之以學也，夫才由於天，學主於己，劉彥和云，積學以儲養，酌理以富才，「文心雕龍神思」又云才爲盟主，學爲輔

佐，主佐合德，文采必窮，「事類」學者觀此言，可以知所從事矣。

古文十弊（章學誠文史通義）

余論古文辭義例，自與知好諸君，書凡數十通，筆爲論著，又有文德，文理，質性，黠陋，俗嫌，俗忌諸篇，亦詳載其言之矣。然多論古人，鮮及近世。茲見近日作者所有言論，與其撰著，頗不安於心。因取最淺近者，條爲十通，思與同志諸君，相爲講明，若他篇所已及者，不復述，覽者可互見焉，此不足以盡文之隱，然一隅三反，亦庶幾其近之矣。

一曰；凡爲古文辭者，必先識古人大體，而文辭工拙，又其次焉。不知大體，則胸中是亦不可以憑，其所論次，未必俱當事理，而事理本無病者，彼反見爲不然而補救之，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矣。

有名士投其母氏行述，請大興朱先生作誌。叙其母之節孝，則謂乃祖衰年病廢臥床，洩便無時，家無次丁，乃母不避穢褻，躬親薰濯。其事既已美矣。又述乃祖於時蹙然不安，乃母肅然對曰：「婦年五十，今事八十老翁，何嫌何疑？」嗚呼！母行可嘉，而子文不肖甚矣。本無芥蒂，何有嫌疑？節母既明大義，定知無是言也。此公無故自生嫌疑，特添注以斡旋其事，方自以爲體，而不知道如冰雪肌膚，剗成瘡疔不免愈濯愈痕癢矣。

人苟不解文辭，如遇此等，但須據事直書，不可無故妄加雕飾，妄加雕飾，謂之「剗肉爲瘡」此文人之通弊也。

二曰：春秋書內，不諱小惡。歲寒知松柏之後彫，然則欲表松柏之貞，必明霜雪之厲，理勢之必然也。自世多嫌忌，將表松柏，而又恐霜雪懷慚，則觸手皆荆棘矣。但大惡諱，小惡不諱，春秋之書內事，自有權衡也。

江南舊家，輯有宗譜，有辭從先世，爲子弟聘某氏女，後以道遠家貧，力不能婚，恐失婚時，僞報子殤，俾女別聘，其女遂不食死，不知其子故在，是以守貞殉烈，兩無所處，而女之行事，實不愧於貞烈，不忍泯也，據事直書，於翁誠不能無歉然矣。第周官媒氏禁嫁殤，是女本無死法也。曾子問，娶女有日而其父母死，使人致命女氏。注謂：「恐失人嘉會之時。」是古有辭昏之禮也。今制：婚遠遊三年無聞，聽婦告官別嫁。是律有遠絕離昏之條也。是則其翁詭託子殤，比例原情，尙不足爲大惡，而必須諱也。而其族人動色相戒，必不容於直書，則匿其辭曰：「書報幼子之殤，而女家誤聞以爲婿也。」夫于萬里外，無故報幼子殤，而又不道及男女昏期，明者知其無是理也，則文章病矣。

人非聖人，安能無失？古人叙一人之行事，尙不嫌於得失互見也，今叙一人之事，而欲顯其上下左右前後之人皆無小疵，難矣，是之謂「八面求圓」。又文人之通弊也。

三曰；文欲如其事，未聞事欲如其人者也。

嘗見名士爲人撰誌，其人蓋有朋友氣誼，誌文乃倣韓昌黎之誌柳州也。一步一趨、惟恐其或失也。中間感歎世情反復，已覺無病而呻吟矣，未叙喪費出於貴人，及內親竭勞其事，詢之其家，則責人贈賻稍厚，非能任喪費也，而內親則僅一臨穴而已，亦並未任其事也。且其子俱長成，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，必待人爲經理者也，詰其何爲失實主是？則曰「倣韓誌柳墓，終篇有云，「歸葬費出觀察使裴君行立。」又「舅弟廡遠既葬于厚，又將經紀其家，」附紀二人，文情深厚，今誌欲似之耳。」余嘗舉以語人，人多笑之，不知臣文摹古，遷就重輕，又往往似之矣，是之謂「削趾適履」。又文人之通弊也。

四曰；仁智爲聖，夫子不敢自居，瑚璉名器，子貢安能自定，稱人之善，尙恐不得其實，自作品題，豈宜誇耀成風耶？

嘗見名士爲人作傳，自云「吾鄉學者，鮮知根本，惟余與某甲，爲功於經術耳。」所謂



某甲 固有時名，亦未見必長經術也，作者乃欲援附爲名，高自標榜，惡矣！

又有江湖遊士，以詩著名，實亦未足副也，然有名實遠出其人下者，爲人作詩集序 述人請序之言曰：「君與某甲齊名，某甲既已弁言，君烏得無題品？」夫齊名本無其說，則請者必無是言；而自詡齊名，藉人炫己，顏頰本復知忸怩矣！

且經援服鄭，詩攀李杜，猶曰高山景仰，若某甲之經，某甲之詩，本非可恃，而猶藉爲名。是之謂「私署頭銜」，又文人之通弊也。

吾曰：貴以少爲貴，人亦宜然也。天下皆聖賢，孔孟亦弗尊尙矣。

清言自可破俗，然在典午，則滔滔皆是也。前人譏晉書列傳同於小說，正以採掇清言，多而少擇也。

立朝風節，強項敢言，前使修爲美談。明中葉後，門戶朋黨，聲氣相激，誰非敢言之士？觀人於此，君子必有辨矣，不得因其強項中威，便標風烈，理固然也。

我憲皇帝澄清吏治，裁革陋規，整飭官方，懲治貪墨，實爲千載一時。彼時居官，大法小廉，殆成風俗，貪冒之徒，莫不望風革面。時勢然也，今觀傳誌碑狀之文，叙雍正年府州

縣宣·盛稱杜絕饋遺·搜除積弊·清苦自守·革除例外供支。其文洵不愧於循吏傳矣。不知彼時逼於功令，不得不然，千萬人之所同，不足以爲盛節，豈可見奄寺而頌其不好色哉？山居而費薪木·涉水而饗魚蝦·人知無是理也，而稱人者，乃獨不然。是之謂「不達時勢」，又文人之通弊也。

六曰：史旣成家，文存互見，有如管晏列傳，而勳詳於齊世家；張耳分題，而事總於陳餘傳·非惟命意有殊，抑亦詳略之體所宜然也。

若夫文集之中，單行傳記，凡遇牽聯所及，更無互著之篇，勢必加詳，亦其理也，但必權其事理足以副乎其人，乃不病其繁重爾。

如唐平淮西，韓碑歸功裴度，可謂當矣。後中譏毀，改命於段文昌，千古爲之歎惜，但文昌狃于李愬，愬功本不可沒，其失猶未甚也，假令當日無名偏裨，不關得失之人，身後表阡，侈陳淮西功績，則無是理矣。朱先生嘗爲故編修蔣君撰誌，中敘國家前後平定準回要略。則以蔣君總修方略，獨力勤勞，書成身死，而不得敘功故也。然誌文雅健，學者慕之，後見其中書舍人死，有爲作家傳者，全襲蔣誌原文，蓋其人嘗任分纂數月，於例得列銜名者耳。

，其實於書未寓目也，是與無名偏裨，居淮西功，又何以異？而文人喜於辦事，幾等軍吏攬功，何可訓也？是之謂『同里銘旌』。

昔有夸夫，終身未變一命，好襲頭銜，將死，遍召所知。籌計銘旌題字，或詢其意，段藉例封，待贈，修職，登仕諸階，彼皆掉頭不悅。最後有善諧者，取其鄉之貴顯，大時勳階師保殿閣部院，某國某封某公同里某人之柩，人傳爲笑，故凡無端爲影附者，謂之『同里銘旌』不謂文人亦效之也，是又文人之通弊也。

七曰；陳平佐漢，志見社肉；李斯亡秦，兆端圓鼠。推微知著，固智士之玄機；搜間傳神，亦文家之妙用也，但必得其神志所在，則知圖畫名家，頰上妙於增毫，荷徒慕前人文辭之佳。強尋猥瑣以求其似，則如見桃花而有悟，遂取桃花作飯，其中豈復有神妙哉？

又近來學者，喜求徵實，每見殘碑斷石，餘文剩字，不關於正義者，往往藉以考古制度，補史缺遺，斯固善矣。因是行文，貪多務得，明知贅餘非要，卻爲有益後世，推求不憚從費。是不特文無體要，抑思居今世而欲備後世考徵，正如董澤矢材，可勝暨乎？夫傳人者文如其人，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。其或有關考徵，要必本質所具；即或間情逸出，正爲阿堵傳

神，不此之務，但知市索求增，是之謂『畫蛇添足』，又文人之通弊也。

八曰：文人固能文矣，文人所書之人，不必俱能文也，敘事之文，作者之言也，爲文爲質，惟其所欲，期如其事而已矣。記言之文，則非作者之言也，爲文爲質，期於適如其人之言，非作者所能自主也。

貞烈婦女，明詩習禮，固有之矣，其有未嘗學問，或出鄉曲委巷，甚至傭媼鬻婢，貞節孝義，皆出天性之優。是其質雖不愧古人，文則難期於儒雅也。每見此等傳記，述其言辭，原本論語孝經，出入毛詩內，則劉向之傳，曹昭之誠，不啻自其口出，可謂文矣。抑思善相夫者，何必盡識鹿車鴻案，善教子者，豈皆熟記書荻丸熊？自文人胸有成竹，遂致闡修皆如板印。與其文而失實，何如質以傳真也？

由是推之，名將起於卒伍，義俠或奮閭閻，言辭不必經生，記述實於宛肖。而世有作者，於斯不致思，『是之謂優伶演劇』：蓋優伶歌曲，雕耕碾役隸，失口皆叶宮商，是以謂之戲也，而記傳之筆，從而效之，又文人之通弊也。

九曰：古人文成法立，未嘗有定格也。傳人適如其人，述事適如其事，無定之中，有一

定焉。知其意者，日暮遇之，不知其意，襲其形貌，神弗肖也。

往余撰和州故給事成性志傳，性以建言著稱，故采錄其奏議。然性少遭亂離，全家被害，追悼先世，每見文辭，而猛省之篇，尤沉痛可以激孝，故於終篇全錄其文。其鄉有知名士，賞余文曰：『前載如許奏章，若無猛省之篇，譬如行船，鷁首重而舵樓輕矣。今此斐尾，可謂善謀篇也。』余戲語云：『設成君本無此篇，此船終不行耶？』蓋塾師講授四書文義，謂之時文，必有法度以合程式。而法度難以空言，即往往取譬以示蒙學；擬於房室，則有所謂間架結構，擬于身體，則有所謂眉目筋節，擬於繪畫，則有所謂點睛添毫，擬於形家，則有所謂來龍結穴，隨時取譬，習陋成風，然爲初學示法，亦自不得不然，無庸責也。惟時文結習，深錮腸腑，准窺一切古書古文，皆此時文見解，動操塾師啓蒙議論，則如川象棋枰，布圍棋子，必不合矣。是之謂『井底天文』，又文人之通弊也。

十曰，時文可以評選，古人經世之業，不可以評選也。前人業評選之，則亦就文論文可耳。但評選之人，多非深知古人之人，夫古人之書，今不盡傳，其文見於史傳。評選之家，多從史傳采錄，而史傳之例，往往刪節原文，以就隱括，故於文體所具，不盡全也。

評選之家，不察其故，誤謂原文如是，又從而爲之辭焉。於引端不具而截中徑起者，詔謂發軔之離奇。於刊削餘文，而遽入正傳者，詭爲篇終之嶄峭。於是好奇而寡識者，轉和歎賞，刻意追摹，始如左氏所云，『非子之求。而蒲之覓矣。』

有明中葉以來，一種不情不理，自命爲古文者，起不知所自來，故不知所自往，專以從等出人思議，誇爲奇特，於是坦蕩之塗，生荆棘矣，夫文章變化，侷於鬼神，斗然而來，戛然而止，何嘗無此景象，何嘗不爲奇特？但如山之岩峭，水之波瀾，氣積勢盛，發於自然，必欲作而致之，無是理矣。文人好奇，易於受惑，是之謂『誤學邯鄲』，又文人之通弊也。

史記伯夷列傳

夫學者載籍極博。猶考信於六藝。詩書雖缺。然虞夏之文可知也。堯來遜位。讓於虞舜。舜禹之間。岳牧咸薦。乃試之於位。典職數十年。功用既與。然後授政。示天下重器。王者大統。傳天下若斯之難也。而說者謂。堯讓天下於許由。許由不受。耻之逃隱。及夏之時。有卞隨務光者。此何以稱焉。太史公曰。余登箕山。其上蓋有許由冢云。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。如吳太伯之倫詳矣。余以所謂由光義至高。其文辭不少。概見何哉。

以上謂由光義至高。第未經孔子序列。不得與伯夷並耀。

孔子曰。伯夷叔齊。不念舊惡。怨是用希。求仁得仁。又何怨乎。余悲伯夷之意。睹軼詩可異焉。其傳曰。伯夷叔齊。孤竹君之二子也。父欲立叔齊。及父卒。叔齊讓伯夷。伯夷曰。父命也。遂逃去。叔齊亦不肯立而○之。國人立其中子。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。益往歸焉。及至。西伯卒。武王載木主。號爲文王。東伐紂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。父死不葬。爰及干戈。可謂孝乎。以臣弑君。可謂仁乎。左右欲兵之。太公曰。此義人也。扶而去之。武王已平殷亂。天下宗周。而伯夷叔齊耻之。不食周粟。隱於首陽山。采薇而食之。及餓

且死。作歌。其辭曰。登彼西山兮。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。不知其非矣。神農虞夏忽焉沒兮。我安適歸矣。吁嗟徂兮。命之衰矣。歿餓死於首陽山。由此觀之。怨邪非邪。

以上言伯夷事。自宜徵信於孔子。而傳及佚詩。又不免傳聞異詞。此以見知人論世之難。而豪傑之士。欲有待於後世者。其意蓋尤可悲也。

或曰。天道無親。常與善人。若伯夷者。可謂善人非邪。積仁累行如此。而餓死。且七十子之徒。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。然回也屢空。糟糠不厭。而卒早夭。天之報施善人。其何如哉。盜跖日殺不辜。肝人之肉。暴戾恣睢。聚黨數千人。橫行天下。竟以壽終。是違何德哉。此其尤大彰較者也。若至近世。操行不軌。犯忌諱而身逸樂。富厚累世不絕。或擇地而蹈之。時然後出言。行不由徑。非公正不發憤。而遇禍災者。不可勝數也。余甚惑焉。儻所謂天謂是非邪。

以上因伯夷餓死。而悵觸於天道報施之無常。蓋伯夷怨否可無論。而彼所謂天道者。果何爲也。文外孤懷。彬灑悲壯。若拈煞伯夷。煞煞怨字。便無是處。

子曰。道不同。不相爲謀。亦各從其志也。故曰。富而可求也。雖執鞭之事。吾亦爲之。如



不可求。從無所好。歲寒。然後知松柏之後凋。舉世混濁。清士乃見。豈以其重若彼。其輕若此哉。

以上承前段天道不可知。而要歸於士各有志。

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。賈子曰。貪夫徇財。烈士徇名。夸者死權。衆庶每生。同明相照。同類相求。雲從龍。風從虎。聖人作。而萬物覩。伯夷叔齊雖賢。得夫子而名彰。顏淵雖篤學。附驥之尾。而行益顯。岩穴之士。趣舍有時若此。類名埋沒而不稱。悲夫。閭巷之人。欲砥行立名。非附青雲之士。烏能施之於後世哉。

以上承各從其志。而要歸於沒世之名。乃一篇之歸宿。中間拉雜引古。大旨謂人類萬變。嗜好各殊。莫能相強。士苟志於沒世之名。貴自樹立。不求依附。而德不孤。必有鄰。氣類相通。不期而遇。如伯夷顏淵。孤行己意。率得夫子表彰之。以昭萬世。此可自慰矣。然亦竟有不幸。不得聖人爲依歸。而名終於磨滅者。嗚呼。悵望千秋。蕭條瀟灑。此史公所以欲藏之名山。傳之其人也。閭巷之人以下。忽變意作結。言聖人既不可作。則彼細人下士。奔附貴顯。希冀分日月之末光以重耀於來世者。亦固其

所耳。詞意詭遠。令人莫測。指雲。自爲貴顯。范棻列傳。不意居然自致於青雲之士可證。舊以青雲之士。指孔子者。殊誤。

此篇人無不讀。讀者無不贊其妙。至問其立言之意。則茫然也。蓋此篇爲列傳之首。作者以爲上下千古。豈無逃讓高義如夷齊其人者。即虞夏間。所稱許由。隨光輩。有六藝既無所考信。又未經學人論定。雖有所傳之言。所見之塚。總屬疑似。欲爲之立傳。不可得也。惟吳太伯伯夷叔齊軼事。得夫子序列之。言縱不見於六藝。其人品確有可據者。故列傳中以伯夷爲首。即世家中以吳太伯爲首之意耳。但夫子言伯夷無怨。而世俗所傳宋薇軼詩。有命衰之詞。又稍涉於怨與夫子所言不合。似俗所傳之詩。亦未必真也。若就常理而論。以伯夷善行如彼。自不應餓死首陽。宜其有怨。不知天道與善之說。本不可恃。如顏之夭。跖之壽。古今往往如此。揆伯夷之志。惟有行法俟命。不以命衰改節。餓死亦所甘心。自當以夫子無怨之言爲正也。然伯夷得夫子之言。名垂後世。氣類相感。似非偶然。不然。亦等於由光輩。湮沒於巖穴間。吾亦不能爲之立傳矣。今聖人往矣。閭巷砥行者。必不能自傳雖欲立名。非藉有聞達者相推引。何以見於後世。蓋立名如是之難也。伯夷首陽之名。豈非幸哉。篇末不

伯贊說。蓋合傳贊成一篇。純用虛筆。故反覆援引。錯綜變化。故讀者目迷五色。當於承接轉換處細譯之。

老子韓非傳

司馬遷史記

老子者，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，名耳，字聃，姓李氏，周守藏室之史也。

孔子適周，將問禮於老子。老子曰：「子所言者，其人與骨皆已朽矣。獨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時，則駕。不得其時，則逢累而行。吾聞之。良賈深藏若虛。君子盛德。容貌若遺。去子之驕氣與多欲。態色與淫志。是皆無益於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。若是而已。」孔子去，謂弟子曰：「鳥，吾知其能飛。魚，吾知其能游。獸，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爲罔。游者可以爲綸。飛者可以爲矰。至於龍，吾不能知。其乘風雲而上天。吾今日見老子。其猶龍也。」

老子修道德。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。居周久之，見周之衰，迺遁去。至關。關令尹喜曰：「子將隱矣。彊爲我著書。」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。言道德五千言而去。莫知其所終。

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。著書十五篇。言道家之用。與孔子同時云。

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。或言二百餘歲。以其修道而養壽也。

自孔子之後。百二十九年。而史記周太史儋。見奏獻公曰：「始秦與周合。合百歲而離。

離七歲而霸王出焉。」或曰儋即老子。或曰非也。世莫知其然否。

老子隱君子也。老子之子名宗。宗為魏將。封於段干。宗子注。注子宮。宮立孫假。假仕於漢孝文帝。而假之子解。為膠西王即太傅。因家於齊。

世子學老子者。則緇儒學。儒學亦緇老子。「道不同。不相為謀。豈謂是邪。」

李耳無為自化。清靜自正。

莊子者。蒙人也。名周。周嘗為蒙漆園吏。與梁惠王。齊宣王同時。其學無所不窺。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。故其著書十餘萬言。大抵率寓言也。作漁父。盜跖。胠篋。以詆訾孔子之徒。以明老子之術。畏累虛。亢桑子之屬。皆空語無事實。然善屬書離辭。措事類情。用剝削儒墨。雖當世宿學。不能自解免也。其言恍洋自恣以適已。故自王公大人。不能器之。

楚威王聞莊周賢。使厚幣迎之。許以為相。莊周笑謂楚使者曰「千金。重利。卿相。尊位也。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。養食之數歲。衣以文繡。以入太廟。當是之時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。子亟去。無污我。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。無為有國者所羈。終身不仕。以快吾志焉。」

申不害者。京人也。故鄭之賤臣。學術以干韓昭侯。昭侯用爲相。內修正教。外應諸侯。十五年。終申子之身。國治兵強。無侵韓者。

申子之學本於黃老。而主刑名。著書二篇。號曰申子。

韓非者。韓之諸公子也。喜刑名法術之學。而其歸本於黃老。非爲人口吃。不能道說。而善著書者。考李斯俱事荀卿。斷自以爲不如非。

非見韓之削弱。數以書諫韓王。韓王不能用。於是韓非疾治國務不做明其法制。執契以御臣下。富國彊兵。而以求人任賢。反舉浮淫之蠹。而加之於功實之上。以爲儒者用文亂法。而俠者以武犯禁。寬則寵名譽之人。急則用介冑之士。今者所養非所用。所用非所養。悲兼直不容於邪枉之臣。觀往者得失之變。故作孤憤。五蠹。內外儲。說林。說難十餘萬言。然韓非知說之難。爲說難書甚具。終死於秦。不能自脫。

……說難篇略……

人或傳其書至秦。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。曰「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。死不恨矣。」李斯曰「此韓非之所著書也。秦因急攻韓。韓王始不用非。及急。迺遣非使秦。秦王悅之。

未信用，李斯姚賈害之，毀之曰『韓非。韓之諸公子也。今王欲並諸侯，非終爲韓。不爲秦。此入之情也。今王不用，久留而歸之，此自遺患也。下如以過法誅之』秦王以爲然。下吏治非，李斯使人遺非藥。使自殺，韓非欲自陳，不得見，秦王後悔之，使人赦之，非已死矣。申子。韓子，皆著書傳於後世。學者多有，余獨韓子爲說難，而能自脫耳。

太史公曰：老子所貴道，虛無因應。變化於無爲，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。莊子散道德放論。要亦歸之自然。申子卑卑，施之於名實。韓子引繩墨，切實情。明是非。極慘澹少恩。皆原於道德之意，而老子深遠矣。

### 聖哲畫像記

曾國藩

國藩志學不早；中歲側身朝外，竊窺陳編，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，驚緩多病，百無一成；軍旅馳驅，益以燕廢，喪亂未平，而吾年將五十矣。往者吾讀班固漢文志及馮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。叢雜猥多，作者姓氏，至於不可勝數。或昭昭於日月，或湮沒而無聞，及爲文淵閣直閣校理，每歲二月，侍從宣宗皇帝入閣，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，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，尙不在此例。嗚呼！何其多也，雖有生知之姿，累世不能竟其業，況其下焉者乎？故書籍之浩浩，著述者之衆若江海然，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，要在慎擇焉而已。余既自度其不逮，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，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，都爲一卷，藏之家塾，後嗣有志讀書，取足於此，不必廣心博覽，而斯文之傳，莫大乎是矣！昔在漢世，若武梁祠魯靈光殿，皆圖畫偉人事蹟，而列女傳亦有畫像，感發興起，由來已舊。習其器矣，進而索其神，通其微，合其莫，心誠求之，仁遠乎哉？國藩記。

堯舜禹湯，史臣記言而已，至文王拘幽，始立文字，演周易周孔代興，六經炳著，師道



備矣。秦漢以來，孟子盛與班固並稱，至唐韓氏，獨尊異之。而宋之賢者，以有可躋之尼山之次，崇其以書配論語，後之論者，莫之能易也，茲以亞於三聖人後云。

左氏傳經，多述二周典禮，而好稱引奇誕，文辭爛然，浮於質矣。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，吾觀子長所爲史記，寓言亦居十之六七。班氏閎識孤懷，不逮子長遠甚！然經世之典，六藝之旨，文字之源，幽明之情狀，粲然大備，豈與夫斗筭者，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，姝姝而自悅者哉？

諸葛公當撥攘之世，被服儒者，從容中道，陸敬輿事多疑之主，駁難馴之將，燭之以至明，將之以至誠，譬若御驚馬登峻阪，縱橫險阻，而不失其馳，何其神也！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，然崇卓誠信，各有孤詣，其以道自持，蔚成風俗，意量亦遠矣。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，伊呂無以加，管晏之屬，殆不能及，而劉歆以爲董子師所漸，曾不能幾乎游夏。以予觀四賢者，雖未逮乎伊呂，固將賢於董子，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。

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，後世君相師儒，篤守其說，莫之或易。乾隆中，閩儒輩起，訓詁博辯，度越昔賢，別立徽志。號曰「漢學」，擅有宋五子之術，以謂

不得獨尊，而篤信五子者，亦屏棄漢學，以爲破碎害道，斷斷焉而未已。吾觀五子之言，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，其訓釋諸經，小有不當，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，又可屏棄群言以自隘乎？斯二者亦俱議焉。

西漢文章，如子雲相如之雄偉，此天地遒勁之氣，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，此天地之義氣也。劉向匡衡之淵懿，此天地溫厚之氣，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，此天地之仁氣也，東漢以還，淹雖無愆於古，而風骨少墮矣，韓柳有作。盡受楊馬之雄奇萬變，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，豈不詭哉！歐陽氏曾氏，皆法韓公，而體質於匡劉爲近，文章之變，莫可窮詰。要之不出此二途，雖百世可知也。

余鈔古今詩，自魏晉至國朝，得十九家蓋詩之爲道廣矣！嗜好趨向，各視其性之所近，猶庶羞百味，羅列鼎俎，但取適吾口者，臍之得飽而已。必窮盡天下之佳者，辨嘗而後供一饌，是大惑也，必強天下之舌，盡效吾之所嗜，是大愚也，莊子有言：「大惑者終身不解，大愚者終身不靈」，余於十九家中，又篤守夫四人者焉，唐之李杜，宋之蘇黃好之者十有七八，非之者亦且二三，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，則取足於是，終身焉已耳。

司馬子長·網羅舊聞，貫串三古，而八書頗病其略。班氏志較詳矣，而斷代爲書，無以觀其會通，欲周覽經世之大法，必自杜氏通典始矣。馬端臨文獻通考，杜氏伯仲之間，鄭志非其倫也。百年以來，學者講求形聲故訓，專治說文，多宗許鄭少談杜馬，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，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，其於實事求是也。

先王之道，所謂修己治人，經緯萬彙者何歸乎？亦曰：禮而已矣。秦滅書籍，漢代諸儒之所掇拾，鄭康成之所以卓絕，皆以禮也。杜君聊通典，言禮者十居其六，其識已跨越八代矣。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，馬貴興王伯厚之所纂輯，莫不以禮爲兢兢，我朝學者，以顧亭林爲宗，國史儒林傳，褒然冠首，吾讀其書，言及禮俗教化，則毅然有守先待後，舍我其誰之志，何其壯也！厥後張蕙菴作中庸論，及江慎修戴東原輩，尤以禮爲先務，至秦尙書惠田遂纂五第通攷。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，而一經之以禮，可謂體大而思精矣。吾圖書國朝先正遺像，首顧先生，次秦文恭公，亦豈無微旨哉？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，其學者皆不純於禮，然姚先生持論閎通，國藩之粗解文章，田姚先生啓之也。王氏父子，集小學訓話之大成，邈乎不可殘已，故以殿焉。

姚姬傳氏，言學問之途有三；曰義理，曰詞章，曰考據，戴東原氏，亦以爲言。如文周孔孟之聖，左莊馬班之才，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。至若葛陸范馬，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。周程張朱，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。皆義理也。韓柳歐曾，李杜蘇黃，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，所謂詞章者也。許鄭杜馬，顧秦姚王，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。顧秦於杜馬爲近，姚王於許鄭爲近，皆考據也。此三十二子者，師其一人，讀其一書，終身用之，有不能盡，若又有陋有此，而求益於外，譬若掘井九仞，而不及泉，則以一井爲隘，而必廣掘數十百井，身疲力疲，而卒無見泉之一日，其庸有當乎？

自浮屠氏言；因果禍福，而爲善獲報之說，深中於人心，牢固而不可破。士方其佔畢呻吟。則期報於科第祿仕，或少讀古書，窺著作之林，則責報於選遷之譽，後世之名，纂述未及終編，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，騰播人人之耳，以償吾勞也。朝耕而暮穫，一施而十報，譬若沽酒市脯，喧聒以責之貸者，又取倍稱之息焉。祿利之不遂，則微倖於沒世不可知之名，甚者至謂；孔子生不得位，沒而俎豆之報，隆於堯舜，鬱鬱者以相証慰，何其陋歟？今夫三家之市，利折鏹銖，或百錢通負，怨及子孫，若通圖貿易，壞貨山積，動逾千金，則百錢

之有無，有不暇計較者矣。富商大賈，黃金百萬，公私流衍，則數千百緡之費，有不暇計較者矣。均是人也，所操者大，猶有不暇計其小者，況天之所操猶大，而於世人豪末之善，口耳分寸之學，而一一謀所以報之，不亦勞哉？商之貨殖同時同，而或贏或絀，射策者之所業同，而或中或罷，爲學著書之深淺同，而或傳或否，或名或不名，亦皆有命焉，非司強而幾也。古之君子，蓋無日不憂，無日不樂，道之不明，己之不免爲鄉人，一息之或懈，憂也。居易以俟命，下學而上達，仰不愧而俯不怍，樂也。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，至於王氏，莫不憂以終身，樂以終身，無所於祈，何以爲報，己則自晦，何有於名。惟莊楊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，傷悼不遇，怨悱形於簡冊，其於聖賢自傳之樂，稍違異矣。然彼自惜不世之才，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。苟汲汲於名，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。將適燕晉而南其轅，其於衛不益疏哉？

文周孔孟，班馬左莊，葛陸范馬，周程朱張，韓柳歐曾，李杜蘇黃，許鄭杜馬，顧秦姚王，二十二入，俎豆馨香，臨之在上，質之在旁。

詩品序

氣之動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搖蕩性情，形諸舞詠，照燭三才，輝麗萬有，靈祈待之以政饗，幽微藉之以昭告，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詩。

昔南風之詞，卿雲之頌，厥義夙矣，夏歌曰：「鬱陶乎予心。」楚謠曰：「名余曰正則。」雖詩體未全，然是五言之濫觴也。

逮漢季陵，始著五言之目矣。古詩眇邈，人世難詳，推其文體，固是炎漢之製，非衰周之倡也，自王揚枚馬之徒，詞賦競爽，而吟詠靡聞。從李都尉迄班婕妤，將百年間，有婦人焉，一人而已。詩人之風，頓已缺喪。

東京二百載中，惟有班固詠史，質木無文，降及建安，曹公父子，篤好斯文，平原兄弟，鬱爲文棟，劉楨·王粲，爲其羽翼，次有攀龍託鳳，自致于屬車者，蓋將百計。彬彬之盛，大備于時矣。

爾後陵遲衰微，迄于有晉。太康中，三張二陸，兩潘一左，勃爾復興，踵武前王，風流未沫，亦文章之中興也。永嘉時，賞黃者，稍尙虛談。于時篇什，理過其辭，淡乎寡味。爰

及江表·微波尙傳·孫綽·許詢·桓庾諸公，詩皆平典似道德論；建安風力盡矣。

先是郭景純百雉上之才，變創其體·劉越石仗清剛之氣·贊成厥美，然彼衆我寡，未能動俗·湛義熙中，謝益壽斐然繼作，元嘉中，有謝靈運，才高詞盛，富豔難蹤，固已含誇劉郭，凌轢潘左。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，公幹，仲宣爲輔；陸機爲太康之英，安仁，景陽爲輔，謝客爲元嘉之雄，顏延年爲輔，斯皆五言之冠冕，文詞之命世也。

夫四言·文約意廣，取效風騷·便可多得，每苦文繁而意少，故世罕習焉。五言居文詞之要·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·故云會于流俗。豈不以指事造形，窮情寫物，最爲詳切者耶！

故詩有三義焉，一曰興，二曰比，三曰賦。文已盡而意有餘，興也；因物喻志，比也；直書其事，寓言寫物，賦也。宏斯三義，酌而用之，幹之以風力，潤之以丹采，使味之者無極·聞之者動心，是詩之至也·若專用比興·患在意深，意深則詞躓，若但用賦體·患在意浮·意浮則文散，嬉成流移·文無止泊·有蕪漫之累矣。

若乃春風作鳥·秋月鳴蟬·夏雲暑雨，冬月祁寒，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。嘉會寄詩以親，離群託詩以怨。至于楚臣去境，漢妾辭宮，或骨橫朔野，或魂逐飛蓬，或負戈外戍，殺氣

雄邊，塞容衣單，繡圍淚翼，或士有解佩出朝，一去忘返，女有揚蛾入寵，再盼傾國；凡折種種，感蕩心靈，非陳詩何以展其義，非長歌何以騁其情，故曰：『詩可以群，可以怨。』使窮賤易安，幽居靡悶，莫尙於詩矣。

故詞人作者，罔不要好。今之十俗，斯風熾矣，纔能勝衣，甫就小學，必甘心而馳騫焉。于是庸音難體，入各爲容。至使膏衣子弟，恥文不逮，終朝點綴，分夜呻吟。獨觀謂爲警策，衆視終淪平鈍，次有輕薄之徒，笑曹劉爲古拙，謂鮑照義皇上人，謝朓今古獨步。而師鮑照，終不及『日中市朝滿』，學謝朓，劣得『黃鳥度青枝』，徒自棄于高明，無涉于文流矣。觀王公搢紳之士，每博論之餘，何嘗不以詩爲口實，隨其嗜欲，商榷不同。滯澀并泛，朱紫相奪，喧譁競起，準的無依。

近彭城劉士章，俊賞之士，疾其淆亂，欲爲其世詩品，口陳標榜，其文未遠，感而作焉。昔九品論人，七略裁士，校以質實，誠多木植。至若詩之爲枝，較爾可知，以類推之。殆均博奕，方今皇帝，資生知之上才，體沈鬱之幽思，文麗日月，實究天人，昔在貴游，已爲稱首，沉八紘旣奄，風靡雲蒸。抱玉者聯肩，握珠者踵武。固以敵漢魏而不顧，吞晉宋於胸



中。諒非農歌轅議。敢致流別。嶸之分錄。庶周旋于閭里。均之于談笑耳。

一品之中。略以世代爲先後。不以優劣爲詮次。又其人既往。其文克定。今所寓言。不錄存者。

夫國詞此事。乃爲通談。若乃經國文符。應資博古。撰德駁奏。宜窮往烈。至乎吟詠情性。亦何貴於用事。『思君如流水。』既是即日。『高臺多悲風。』亦惟所見；『清晨登隴首。』羌無故實。『明月照積雪。』詎出經史。觀古今勝語。多非補假。皆由直尋。顏延。謝莊。尤爲繁密。于是化之。故大明泰始中。文章殆同書抄。近任防王元長等。詞不貴奇。競須新事。爾來作者。實以成俗。遂乃句無虛語。語無虛字。拘攀補常。靈文已竭。但自然英旨。罕值其人。詞既朱高。則宜加率議。雖謝天才。且表學問。亦一理乎！

陸機文賦。通而無匠。李充翰林。疎而不切。王微鴻寶。密而無裁。顏延論文。精而難曉。韋處文志。詳而博瞻。顏曰知言。觀斯數家。皆就談文體。而不顯劣優。至于謝客集詩。逢詩輒取。張鷟文士。逢文即書。諸英志錄。並義存文。曾無品第。嶸今所錄。止乎五言。雖然。網羅今古。詢文殆集。輕欲辦彰清濁。捨病利。凡百二十人。預此宗流者。便稱

才子。至斯三品升降，差非定制，方申變裁，請寄知者耳。

昔操劉殆文章之聖，陸謝爲體貳之才，銳精研思，千百年中，而不聞宮商之辨，四聲之論。或謂前達偶然不見，豈其然乎。

嘗試留之，古之詩頌，皆被之金竹，故非調五音，無以諧合。若『置酒高堂上，』『明月照高樓，』爲韻之首，故二祖之韓，文或不工，而韻入歌唱，此重首韻之義也，世與之言宮商異矣，今既不被管絃，亦何取于聲律耶？

昔有王元長者，嘗謂余云，『宮商與二儀俱生，自古詞人不知之，惟顏憲子乃云律呂音韻，而其實大謬，唯見范曄，謝莊頗識之耳。』嘗欲進知音論，未就。王元長創其書，謝，沈約揚其波，三賢或貴公子孫，幼有文辯，於是士流景慕，務爲精密，臂積細微，專目陵架。故使文多拘忌，傷其眞美。余謂文製，本須諷讀，不可塞礎，但令清濁通流，口吻調利，斯爲足矣。至平上去入，則余病未能，蜂腰鶴膝，閭里已具。

陳思贈弟，仲宣七哀，公幹思友，阮籍詠懷，子卿雙兔，叔夜雙鸞，茂先寒夕，平叔衣單，安仁倦暑，景陽若雨，靈運鄴中，七衡擬古，越石感亂，景純詠仙，王微風月，謝客山

泉，叔宴離宴，鮑昭戎邊，太冲詠史，顏延入洛，陶公詠貧之製，意連擣衣之作，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，所以謂篇章之珠澤文采之鄧林。

詩歌類

惡姑篇

鄭板橋

小婦十二年。辭家事翁姑。未知仇儂情。以哥呼阿夫。兩小各羞態。欲言先囁嚅。翁令處園闌。織作新流蘇。姑令雜作苦。持刀入中廚。切肉以成塊。得餽登盤盞。作羹不成味。酸辣無別殊。析薪纖手破。執熱十指枯。翁曰是幼小。教導當徐徐。姑曰幼不致。巨木誰管拘。恃其桀傲性。將欺頑老驅。恃其驕蹤文。吾兒將伏蒲。今日肆警辱。明日鞭撻俱。五日無完衣。十日無完膚。吞聲向暗壁。啾唧微歎吁。姑云是詛呪。執杖持刀鋸。汝肉尙可切。顏肥未爲癯。汝頭尙有髮。髮盡爲秋盡。與汝不同生。汝活吾命殂。鳩盤老形貌。怒目真凶屠。阿夫略顧視。便嗔羞恥無。阿翁略勸慰。便嗔老婢奴。鄰里略探問。便嗔何與渠。嗟嗟貧家女。何不投江湖。江湖飽魚鱉。免受此毒荼。嗟哉天聽卑。豈不聞怨呼。人間爲小婦。沈痛結冤誣。飽食償一刀。願作牛羊猪。豈無父母來。洗淚飭歡娛。豈無兄弟問。忍痛稱姑劬。痂痕掩破襟。禿髮云病疏。一言及姑惡。生命無須臾。

詞賦類

淳于髡

淳于髡齊之贅壻。長不滿七尺。博聞強記。滑稽多辯。其學無所主。慕宴嬰之爲人。數使諸侯。未嘗屈辱。既游梁。梁惠王欲待以卿相之位。謝去。乃厚賜之而歸。

諷齊威王

威王八年。楚大發兵加齊。齊王使淳于髡之趙。請救兵。齎金百斤。車馬十駟。淳于髡仰天大笑。冠纓索絕。王曰。先王少之乎。髡曰。何敢。王笑曰。豈有說乎。髡曰。今者臣從東方來。見道旁有饌田者。操一豚蹄。酒一盃。祝曰。瓠羹滿篝。汗邪滿車。五穀蕃熟。穰穰滿家。臣見其所持者狹。而所欲者奢。故笑之。於是齊威王。乃益齎黃金十鎰。白璧十雙。車馬百駟。髡辭而行。至趙。趙王與之精兵十萬。革車千乘。楚聞之。夜引兵而去。威王大設置酒後宮。召髡賜之酒。問曰。先生能飲幾何而醉。髡對曰。臣飲一斗亦醉。一石亦醉。威王曰。先生飲一斗而醉。惡能飲一石哉。其說可得聞乎。髡曰。賜酒大王之前。執法在旁。御史在後。髡恐懼俯伏而飲。不過一斗徑醉矣。若親有嚴客。魯鞞鞠胞

侍酒於前。時賜餘瀝。奉觴上壽。數起。飲不過二斗徑醉矣。若朋友交遊。久不相見。卒然相見。歡然遺故。私情相語。飲可五六斗徑醉矣。若乃州閭之會之男女雜坐。行酒稽留。六博投壺。相引爲曹。握手無罰。目眙不禁。前有墮珥。後有遺簪。髡竊樂此。飲可八斗而醉二參。日暮酒闌。合尊促坐。男女同席。履舄交錯。杯盤狼藉。堂上燭滅。主人留髡而送客。羅襦襟解。微聞薜澤。當此之時。髡心於歡。能飲一石。故曰。酒極則亂。樂極則悲。萬事盡然。言不可極。極之而衰。目諷諫焉。齊王曰。善。乃罷長夜之飲。目髡爲諸侯主客。宗至置酒。髡常在側。

談言微中。亦可以解紛。語雖滑稽。有益於治。此史公所以列之以傳也。

賂賓王

賂賓王。唐義烏人。七歲能賦詩。與王勃楊炯盧照鄰。以文章齊名。海內稱四傑。武后時。除臨海丞。秩秩不得志。棄官去。徐敬業起兵討武氏。賓王爲作檄文。斥武后罪。后讀但嬉笑。至一坏之上未乾。六尺之孤何託。武后驚問作者。或以賓王對。后曰。宰相安得失此人。有如此才。而使流落不偶。宰相之過也。敬業敗。賓王亡命以卒。今南通縣南。猶有賓王塚云。

冒雨尋菊序

白帝徂秋。黃金勝友。辭塵成契。冒雨相邀。問涼煥。則鴻雁在天。叙交遊。則芝蘭滿室。百花舒菊。還同載酒之園。岸葉低松。直枕維舟之浦。以上叙遊樂之初。約友尋芳之興。參差遠岫。斷雲將野鶴俱飛。滴瀝空庭。竹響共雨聲相亂。仰折巾於書閣。行閱飄蕩挹雅步於琴台。坐聞流水。字中蝌蚪。競落文河。筆下龍蛇爭投學海。珠簾瀟水。風生曳露之瀟。錦石封泥。雨濕印龜之序。以上言因遊遇雨以成詩。泛蘭英於戶牖。坐接雞談。下木葉於中池。厨烹野雁。墜白花於濕桂。落葉勞於疎籬。雖物序足悲。而人風可愛。留姓名於

金谷。不謝季倫。昆心迹於玉山。無愆叔夜。(以遊宴之樂。足以頹頹古人作結)

此篇藻麗六朝。嬌致可掬。蓋遊宴以賞芳晨。本高賢雅士之志趣。如孟浩然之踏雪尋梅。駱賓王之冒雨尋菊。梅爲鬥雪。菊乃傲霜。二公之志潔行清。與此孤芳獨節相近。故心焉樂之。



書說類

鄭玄

鄭玄字康成。漢高密人。入關事馬融。居三年。從質疑義。問畢辭歸。融曰。鄭生今去。吾道東矣。靈帝曰。黨禍作。杜門修業。魯相孔融深敬之。告高密縣。特立其鄉曰鄭公鄉。門曰通德門。獻帝在許都。徵為大司農。道卒。所注周易，尚書，毛詩，周禮，儀禮，禮記，論語，孝經，及諸經說。凡百萬餘言。

戒子書

考後漢書。康成惟有一子。名益字益思。孔融在北海。舉為孝廉。及融與黃巾所圍。益思赴難墮身。

吾家舊貧。不為父母昆弟所容。去廝役之吏。游學周秦之都。往來幽并兗豫之城。獲覲乎在位通人。處逸大儒。得意者。咸從捧手。有所授焉。遂博稽六藝。粗覽傳記。時視秘術之書。年過四十。乃歸供養。假田播殖。以娛朝夕。

以上游歷學業。

遇閻尹擅勢。坐黨禁錮十有四年。而蒙赦令。舉賢良方正有道。辟大將軍三司府。公車再召。比牒併名。早爲宰相。惟彼數公。懿德大雅。克堪王臣。故宜式序。吾自忖度。無任於此。但念述先聖之元意。思整百家之不齊。亦庶幾以竭吾才。故聞命罔從。而黃巾爲害。萍浮南北。復歸邦鄉。入此歲來。已七十矣。

以上出處歲年

宿業衰落。仍有失誤。案之典禮。便合傳家。今我告爾以老。歸爾以事。將閒居以安性。覃思以終業。自非拜國君之命。問族親之憂。展敬墳墓。觀省野物。胡嘗扶杖出門乎。家事大小。汝一承之。

以上傳家

咨爾煢煢一夫。曾無同生相依。其勗求君子之道。研讀勿替。敬慎威儀。以近有德。顯譽成於僚友。德行立於己志。若致聲稱。亦有榮於所生。可不深念邪。可不深念邪。

以上教誡

吾雖無絃匏之緒。頗有讓爵之高。自樂以論贊之功。庶不遺後人之羞。末所憤憤者。徒以亡

親墳壟未成。所好群書。率皆腐敝。不得於禮堂寫定。傳與其人。日西方暮。其可圖乎。

以上自述志事未竟

家今差多於昔。勤力務時。無恤饑寒。菲飲食。薄衣服。節夫二者。尙令吾寡感。若忽忘不識。亦已焉哉。

結勉其勤儉

康成深經學。故此篇超逸古雅。非養純學粹者。不能爲也。

別賦

黯然銷魂者。唯別而已矣！況秦吳兮絕國，復燕宋兮千里，或春苔兮始生，乍秋風兮颯起：

是以行子腸斷，百感悽惻，風蕭蕭而異響，雲漫漫而奇色。舟滯滯於永濱，車逶遲於山側，容與而詎前。馬寒鳴而不息。掩金觴而誰御，橫玉柱而曙。

居人愁臥，恍若有亡！日下壁而沈彩，月上軒而飛光。見紅蘭之受露，望青楸之離霜。巡會楹而空揜，撫錦幕而虛涼。知離夢之躑躅，意別魂之飛揚。

故別雖一緒，事乃萬族；

至若龍馬銀鞍，朱軒繡軸，帳飲東都，送客金谷。琴羽張兮簫鼓陳，燕趙歌兮傷美人，珠與玉兮艷暮秋，羅與綺兮嬌上春。鸞駟馬之仰秣，鸞淵魚之赤鱗，造分手而銜涕，感寂寞而傷神。

乃有劍客慙恩，少年報士，韓國趙盾，吳宮燕市，割慈忍愛，離邦去里，瀝泣共訣，校血相視，驅征馬而不顧。見行塵之時起，方慨感於一劍，非買價於泉裏。金石震而色變，骨

肉悲而心死。

或乃邊郡未和，負羽從軍，逐水無極，厲山參雲。關中風暖，陌上草薰。日出天而曜景，露下地而騰文。鏡朱塵之照爛，襲青氣之煙煴。攀桃李兮不忍別，送愛子兮霑羅裙。

五如一赴絕國，詎相見期。視喬木兮故里，決北梁兮永辭。左右兮魂動，親賓兮淚滋。可班荆兮贈恨，惟樽酒兮叙悲。值秋兮飛日，當白露兮下時。怨窈窕兮遠山曲，去復去兮長河湄。

又若君居淄石，妾家河陽，同瓊珮之晨照，共金爐之夕香。君結綬兮千里，惜瑤草之徒芳。慙幽園之琴瑟，晦高臺之流黃。春宮闕此青苔色，秋帳含茲明月光。夏簟清兮晝不暮，冬缸凝兮夜何長！織錦曲兮泣已盡，迴文詩兮影獨傷。

儻有華陰上士，服食還仙，術既妙而猶學，道已寂而未傳，守丹竈而不顧。練金鼎而方基。駕鶴上漢，驂鸞騰天，皆遊萬里，少別千里，惟世間兮重別，謝生人兮依然。

下有芍藥之詩，佳人之歌，桑中衛女，上宮陳娥。春草碧色，春水綠波。送君南浦，傷之如何！

